

信報 2022 年 12 月 5 日

林艷虹 訪談錄

羅啟銳猝逝後再出發 張婉婷：要有自己生活

有多少愛能攜手同行四十載？

張婉婷（Mabel）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紐約修讀電影，與同班同學羅啟銳結緣，一起拍電影《非法移民》，其後合作的《秋天的童話》、《玻璃之城》、《歲月神偷》等叫好叫座，被譽為「雌雄大導」。

至愛早前猝然離世，張婉婷一開始接受不了，曾一天一夜不吃不喝，後來想通：「千祈唔好向後看！要有自己生活！」

目前她專注工作，最近為新作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做宣傳，提到片中記錄母校英華女學校一班學生的成長經歷，她眯眼笑道：「我樂做活着的樹窿！」





今年 7 月羅啟銳心臟病發離世，失去最愛，經歷傷痛，張婉婷曾於悼詞中提到「生命靜止了」。然而她很快重新振作，一如以往精力充沛，笑對工作，這種硬朗、樂觀性格，原來是受張媽媽啟發。

「在我 16 歲時，爸爸離世，遺下 4 名子女。媽媽是家庭主婦，沒怎麼讀書，但她是見過最仁慈、可愛、硬淨的女人，她從未在我們面前流過半滴眼淚，亦不會在子女面前頹喪，反而若無其事生活、出來工作賺錢。」

張婉婷是大家姐，為了兩個妹妹、一個弟弟，亦要撐起一頭家。「本身想唔讀書，一係做舞女，一係做工廠妹，學校老師知道我情況後，幫我申請獎學金、助學金、免費午餐，鼓勵我繼續讀書。」

那時英華女學校資助每個家庭一份免費午餐，張婉婷向校長 Vera Silcocks 求助：「妹妹也在學校讀書，她很瘦……」於是校長和校董開會，爭取給她這一家兩份免費午餐。

校長和很多老師都是倫敦傳教士，來港辦學服務弱勢社群，讓基層女孩受教育。「最感動的是有老師請我教中文，藉口給我錢，不損我自尊。她單身，

住學校宿舍，每星期拜訪兩三次，教她幾句簡單中文，然後她教我英文和餐桌禮儀，為我解決財政問題。」

這位老師叫 Miss Moore，影響她一生。「中四選科時，跟好朋友一起選理科。開學第一天，班主任 Miss Moore 說我那麼喜愛文學，常念詩、讀莎士比亞作品，覺得我適合讀文科。翌日我轉科，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。」

張婉婷 19 歲考入香港大學，主修英國文學及心理學，是活躍分子，經常打波、參加舞會，同時擔任夜校導師、補習養家。「補習有五六份，在夜校我教的學生年紀都比我大，每月收入有 500 元，在七十年代來說算不錯。」



被學妹罵得很慘

母校的愛與人情味，使張婉婷畢生難忘，由於學校重建，邀請她作記錄，自 2011 年起，她和製作團隊追蹤多位千禧年出生的女學生，記錄她們的成長故事、學校重建過程及社會變遷。

她曾幫成龍拍過家族紀錄片《龍的深處：失落的拼圖》，義務為母校拍攝的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第二部紀錄片。因為沒有劇本，漁翁撒網般，邊拍攝邊

判斷方向，而且追蹤的對象都是普通女孩，不像演員會接戲，她形容比拍任何一部電影都要困難。

當中包括單車好手馬燕茹、單純可愛樂天的阿雀、渴望當警察的 Madam、家境不錯但弟弟患有自閉症的阿 Ling、因父母仳離而思念遠方媽媽的「香港小姐」、極具個性的阿余及品學兼優的 Shirley。

「這一班女孩並非演員，中一中二時會聽話，拍什麼也配合，升上中三中四時踏入反叛期，有人不高興就直接走，完全不給面子。而且不高興會直說，當着全場人面前，我被罵得很慘，想要挖洞穴躲進去。」



因此，拍攝過程令張婉婷變得謙虛卑微：「要快速吞下（不快），成為她們活着的樹窿，聽聽她們心聲。」至於要獲得信任，她學到一個方法：「要用好多好多嘅愛浸死佢哋！」

就像影片中的阿余及摯友 Shirley，兩人性格截然不同卻感情深厚，Shirley 成績卓越又能言善道，被選為 Head Prefect，時常「包庇」好友。「阿余討厭被人跟着，亦曾罵我，但只要接受訪問，她便毫不掩飾地分享。其實她並非不想拍，而是受網絡欺凌，影響情緒，學校對她好好，沒有放棄她。本身

她讀書出色，不過認為讀到僅僅合格就得，後來考不上心儀的護理系，便發憤讀書，一年後成功考入大學。」

讓張婉婷驚訝的是，生活或許不如人意，這班女生仍繼續追求夢想，努力不懈。「除了見證女生們成長，也對年輕人有全新認識，永遠不要小看年輕人，要相信他們是『掂』的。儘管眼前的她軟弱迷惘，但生命不斷改變。年輕人會反叛或犯錯，只是人生一個瞬間，要像紀錄片中 **Head Prefect** 般默默陪在身邊，給他們愛、理解和支持，對她們有信心。」

早於七八十年代，張婉婷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幫 **BBC** 拍攝紀錄片。「負責做 **PA**（助理編導）和翻譯，將片中人物的說話逐句寫出來。過往做旁白是旁觀者，如 **a fly on the wall**，保持中立。現時的紀錄片形式不停轉變，今次我做旁白，始終是母校，很難不投放感情，所以我是以樹窿角色參與其中。」

另一個觸動她的是前任校長李石玉如，也是為時十載的拍攝計劃牽頭人。

「我很崇敬石校長，她是一位很有理想的教育家，拍攝時不知道她患病，直到退休才得知她身體狀況。她在教會當事工，錄了一段患病心聲，於是借用她的錄音放進片中。」



拍片為母校籌款

由於學校經費有限，張婉婷和當年幾個同班同學組成「媽咪師奶導演團」，義務訪問學生及拍攝。「自己人不收錢，外面聘請的團隊當然出工資，不過很多有心人象徵式收費。」她拍攝紀錄片的另一個目標是，為母校籌錢興建游泳池。「學校多年來沒泳池，學生要到上環必列者士街青年會上游泳課。特別是中一學生課室在頂層，不准使用升降機，要走成千級石級到青年會，希望有心人能捐錢資助。」

在這部紀錄片中，她覺得剪接是最艱難的工作，已故的羅啟銳雖沒參與拍攝，不過生前看過初剪版，她笑言：「悶到他說不要再繼續下去了。」但最後張婉婷發現，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很動人的故事。

「於是想到以有趣主題來串連，譬如女神、觀音兵等，又按年份、不同性格和轉變等，慢慢有了方向。同時，社會變遷是你想像不到的，10年變化很大，真的是可一不可再，未必繼續拍多10年。」

影片呈現香港進入回歸以來最動盪的10年，2019年反修例事件片段，以及校方和學生對於2012年反國教示威及2014年雨傘運動的想法，過電檢一刀不剪，張婉婷自言幸運。

目前她正為羅啟銳遺下的劇本《十個學醫的少年》努力籌備中，故事關於香港大學第一屆醫科生，期望成功籌錢完成作品。面對陰晴不定的每一個明天，張婉婷始終保持那股幹勁和笑容。一如她為至愛所撰的悼詞：「從此，你在天上，我在人間，大家繼續好好的活下去。」

服裝：Chanel

髮型、化妝：connielai

場地：英華女學校

撰文：林艷虹

sylvialam@hkej.com